



## 乡村记忆

## 唱着儿歌长大

刘世俊

四五十年前,孩子们的快乐简单而易得,简直就是唱着儿歌长大的!大一点的孩子凑在一起做游戏、唱儿歌,对于小一点的孩子来说,大人说的童谣就是他们主要的逗乐方式。不同的地区,流行的童谣也不一样,在胶东地区的莱阳农村,过去有一首与“槐树”有关的童谣相当流行。这首童谣的全文是这么说的:“拉大锯,扯大锯,割(ga)倒姥姥(ning)的大槐树;姥姥不给饭儿吃,上树勾个鹌鹑蛋儿吃;烧不烂,煮不烂;急得小孩一头汗。”

家中院里那棵大槐树下,是我童年的乐园。我喜欢躺在父亲用河边的香蒲叶编织的凉席上,看满天星星,闻着大槐树花的香味,哼唱我们莱阳北乡的童谣。

晚上收工之后,父亲拿个矮凳坐在大槐树底下,一边看着母亲烧火做饭,一边裹上一支叶子烟,划上一根火柴,点燃后深吸一口,然后缓缓地吐出,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。我和三个妹妹在父亲面前争宠。父亲把几个孩子分别抱过来坐在自己脚背上,两只粗糙的大手握孩子粉嫩的小手,前后摇摆。母亲一面做饭,一面合着父亲的节奏唱:“推磨,摇磨,赶响午,磨牙磨,娃娃不吃冷豆腐,罐罐喂,锅儿煮,锅儿打烂牛屎补,补个大肚肚!”每每唱到最后,父亲就用他汗味十足的头亲昵地拱孩子的肚子玩。饭熟了,一家人在欢快的氛围里吃地瓜干饼子就稀饭,虽然没有半点油星,清汤寡水的,却依旧吃得有滋有味。“爸爸的爸爸叫什么,爸爸的爸爸叫爷爷,爸爸的妈妈叫什么,爸爸的妈妈叫奶奶,爸爸的媳妇叫什么……”饭后,继续唱儿歌,全家人哈哈大笑,三妹还小,脑瓜蒙了,问爸爸的媳妇叫什么?

最让人开心的还是看母亲抱着三妹玩“逗逗飞”。母亲捏住孩子的食指,有节奏地用两根指头相碰,一面碰,母亲一面唱:“逗虫飞,逗虫飞,飞到阿婆菜园地。吃了阿婆一棵菜,阿婆说它是个小虫怪!”

那时,父母亲出工到生产队干活,村里没幼儿园,左邻右舍一个生产队的孩子汇一块,今天张家明日孙

家,背靠着泥巴墙挤“油果子”,挤得满头大汗,个个身上热气腾腾。挤累了,便做一块唱:“排排座,吃果果,李二娘,尖尖脚,王老汉,罗锅腰,牛车来了滚下河!”

玩够了,孩子们又变了花样,自发地分了若干组,围坐一块儿,伸出双脚,剪刀石头布后选一个孩子用手或木棍在孩子们脚上指点,嘴里念叨着:“点脚般般,南山太陡,快爬快走……”

正兴头上,忽见一只蜻蜓飞过,孩子们的目光一下被吸引过去,哄一下散去追逐蜻蜓。蜻蜓歇在柴禾或圈舍旁,孩子们瞪着眼睛,悄悄伸出小手,一把就捏住了蜻蜓尾巴。手握几只蜻蜓后,孩子们兴奋不已,头碰头,趴在墙根下寻找蚂蚁,将蜻蜓放在蚂蚁面前,齐声唱念:“几样蚂蚂,来抬嘎嘎,大官不来小官来,吹吹打打一路来!”

孩子们还会去林里寻找肥美鲜香的豆虫,见林里有些倒扣的瓦罐,齐声唱:“三十晚上顶罐罐,饿得老鹰惊叫唤!”

村里来了补锅匠,手里捏着一串儿串在一起的铁片,边摇边吆喝。孩子们听见补锅匠用铁片击打的清脆声响,不管三七二十一,异口同声唱念:“猪下骡子(六子)马下象,黄牛下个补锅匠!张补锅,李补锅,快来给我补个缺耳朵!”见补锅匠不理睬,很无趣,同伴们便下起了五子棋。

燕子在眼前飞过,一个孩子说,今年他家屋檐下燕子筑了巢,他想逮个小燕子玩,但父亲坚决不允许,还说燕子是益鸟呢。其他孩子一听,就念叨:“燕儿来,要发财!燕儿走,要讨口!”听到雁鸣,又会纷纷仰起头追寻着大雁的方向,对着排列整齐的大雁队伍高声唱道:“扯到莱西吃早饭!”孩子们的歌唱呐喊似乎干扰了雁群,队伍逐渐散乱,孩子们更加来劲,声音更大更高:“乱鸡窝,乱头发!乱鸡窝,乱头发!”大雁的队形在苍茫的天空彻底凌乱。大雁远去了,带着孩子们的快乐。

悠悠的儿歌在静谧的山村回荡,惹得路过的清风也忍不住止了脚步,围孩子们转圈儿!不谙世事的孩子,唱着这些看似无厘头的童谣,度过了快乐童年。

## 八月的海蜇

孙瑞

上世纪70年代,每到七八月份,在黄海丁字湾平静的碧波中,常会看到晶莹剔透、身披轻纱,好像一个个降落伞那样的浮游生物漂浮在海面上游弋。它是海蜇,学名水母。

在过去生活窘迫的年代,人们为了打打牙祭,沿海一带的渔民,发现大海漂浮的海蜇绝不能轻易放过。

捞海蜇,自制一个大抄网,用一根竹竿绑个钩。一到海边,海蜇多到根本捕捞不完。有时,大风将海蜇吹到海滩上。在阳光暴晒下,很快化成一汪咸水。

在海边任意选好位置,用一根十几米长的竹竿,用竿头上的绑钩,迅速地锚定游弋的海蜇,轻轻地拉动。快到岸边时,再用一个抄网把它抄起来,然后放在筐篓里。

海蜇含水量极高,超过90%,因此要经过“三盐三矾”加工,即经过三次明矾加粗盐的腌制后才可食用。海蜇一上岸,立即用刀划成条纹,然后加明矾及粗盐泡洗腌制。老话道:“海蜇不上矾,只好攒沙滩。”

有一年夏秋,天蒙蒙亮,我们三个一伙,五个一帮,推着小推车,带着篓子和抄网,早早起了床,跟着几个大人一起捞海蜇。

如果没有大人陪伴,家长不会让小孩子远行。站在大坝上,太阳爬上天空,远远近近的海水里,好似天女散花,一个个白蘑菇状的海蜇,漂在海面上,晶莹剔透,身披轻纱缓缓地游动,小的似脸盆,大的似锅盖。

经过几个回合,我们几个人的小推车、篓子里都满了。海蜇肥大且重,如果不用明矾和海盐及时浸制、腌渍,就会脱水,脱水后蛋白质凝固,风干的海蜇像牛皮,嚼不动,咬不烂,不堪食用。

鲜海蜇,我母亲会用热水焯一下,切成丝状,加些蒜泥、芝麻油、醋、香菜等佐料,拌匀后腌制一段时间,使味道更浓郁。那透明翘翘的海蜇丝,配上红红的辣椒丝、碧绿的香菜段,引人入胜。

晚上,一家人围在一起,一边纳凉,一边品尝鲜美的海蜇汤。就着大饼子,满院子洒满“咪溜、咪溜”的响声,声情并茂。就连蹲在地上的小狗,都目不转睛地瞅着主人乞求能施舍点儿。

特别是海蜇汤如美酒一饮而尽,舌舔唇边回味无穷;蜇皮脆嫩爽口,鲜劲十足,满口生津,垂涎欲滴。海蜇还是一味治病良药,是很多中药处方的重要成分,海蜇提取成分对高血压、慢性支气管炎、哮喘、胃溃疡、风湿等多种病症有很好的疗效。

胶东人吃海蜇,一碗佐以香菜碎、花生米碎、大蒜碎、香葱碎、香油、香醋、精盐的海蜇汤,刚一入口,那鲜鲜美美爽爽滑滑的独特滋味,让食者的味蕾顿生诸多说不清的美感,一种对大海的向往之情油然而生。

## 玉米面饼子

刘斌

“70后”的童年,是缺少美味的童年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孩子们和大人一样,大多以地瓜、地瓜干、玉米面饼子为“天”。罕见的白面面食是给家里劳力吃的,孩子们也只是在过年或逢喜事时才能蹭点吃。虽然吃过很多的饼子、地瓜干、菜渣,但至今,我最爱吃的还是玉米面饼子,特别是小学五年级早上吃的炒饼子,一想起来,依然那么清晰,那么香甜,仿佛就在眼前。

1984年下半年,我升入了小学五年级,每天早上要从上榆家屯村步行六七里路,到大柳家完小上学。对于一个个头不高、营养不良、身材瘦弱的孩子,每天要早早醒来,背上一个大书包,从村头的鸡鸣声中起步,穿越田间小路、山坡上的苹果园、高山顶上的狭窄小路,一路向北,再顺坡而下,蹚过小河,走过田地,上大路,奔学校,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每天走这么远的路,能够支撑我、给我动力的就是妈妈炒的玉米面饼子。每天早上,妈妈早早就起床了,朦胧中我听着厨房叮叮当当的切菜声,像听着一首悦耳的晨曲。我一想到那香香的玉米面饼子,立马一骨碌爬起来,揉着惺忪的双眼,跑到厨房,蹲下身子帮妈妈烧火做饭。

灶膛里火旺旺的,大铁锅里的油滋滋响,铲子在妈妈的手中翻飞着。很快,大白菜炒饼子就做好了。我把炒饼子放在小饭桌上,只见盘中焦黄的、切成小方块的饼子排列无序,细碎的大白菜叶子点缀其间,沾着少许油星,自然地散发着淡淡的清香,仿佛是人间最香甜最可口的美味。这时,妈妈会笑眯眯地看着我说:“赶紧吃吧,别上学迟到了!”我已经记不清下饭的是萝卜条还是疙瘩丝了,根本顾不上细细品味这饼子的味道,如同猪八戒吃人参果一般,大口大口急匆匆地把一盘炒饼子吞下了肚。吃完这稍显干涩、粗糙的饭食,身上突然增加了力量,就背上

书包,提上装着午饭的饭盒,匆匆往学校走去。

每天上学路上,小伙伴们都会显摆自己早上吃了什么好饭,有的不吃早饭,有的吃地瓜,倘若哪个吃个鸡蛋,肯定会馋别人一路。而我总是自豪地说,我吃的炒玉米面饼子。有的小伙伴就会投来羡慕的目光,而我也感觉像打了胜仗归来的潘冬子一样,走起路来昂首挺胸。大家一起走着乐着,说说笑笑,打打闹闹,高兴过了头会把路边的玉米秸当成敌人,练练功夫,搞点小破坏。特别是冬天大雪之后,小路变成了滑雪场,我特意展示吃了饼子的自己与众不同,故意顺坡下滑,时而跳跃翻滚,时而四脚朝天,惹得小伙伴们欢呼雀跃,笑声不断。

如果哪天起来晚了,小伙伴们提前走了,我形单影只,可就不一样了。当时人们的生活都不富裕,经常听大人们传言,某村某路口有“断道”的,就是拦路抢劫。大人们绘声绘色地讲那些“断道”的吓人举动——一个壮汉,突然从路边跳出来,手持一根粗木杠,挡在路中间,面目狰狞,大喝一声:留下买路钱!听得多了,这些“断道”人成为我们这些小孩子心里不可逾越的恐惧障碍。所以每当我落单时,经过大片玉米地或青纱帐,穿过苹果园时,都要到处张望,是不是有坏人藏在那儿呢?故而屏住呼吸,小心翼翼,脚步轻轻。当我心里充满恐惧感时,我会突然想起早上吃的炒玉米面饼子,心里立刻充满了力量,感觉自己瞬间变身成了手持亮银枪挑滑车的杨再兴,或手持大锤战无不胜的岳云,或是会七十二变大闹天宫的孙悟空,浑身是胆,走起路来也是雄赳赳气昂昂的。

四十年转瞬即逝,曾经的一切依然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,特别是那散发着淡淡清香,给我力量的炒玉米面饼子,伴着妈妈那慈祥亲切的微笑,永远甜甜香香地封存在我记忆中。